

Subject 第五屆「醫學人文經典閱讀」徵文得獎作品-走訪生命

非醫學組第一名 / 視光三黃翎

台灣民間一直有著一個傳說，許多一起活過大半輩子的鄰居，年老後，若有一個去世，他們便會一個個地相繼離開，因為相伴走在黃泉路上才不會孤獨，用台語講就是”相揪走”。

季冬，隔壁巷子許多戶人家，都飄著黃色的錦緞。

抵不了”過年”這個巨大節氣的老人家一個個的離開了，就連從小看著我長大的棉被店姨婆也受不了病痛，和那群老朋友鬥陣走了。親眼看著一個親人般的長輩就這樣什麼也不留的忽然離去，叫我在傷心之餘，不覺地思探起”生命”。

一個人的生命能有多長？那終將結束的生命，又為什麼要開始？我想要的，是當下的快樂，還是死後的名留青史？現在的我念書是爲了將來的出路，但萬一我的生命走不到那個”將來”，那現在的我是不是白費了苦心？於是，從前逃避不敢面對的問題，一個接著一個地浮現…。在現今的社會看來，能夠安頓好自己的物質生活是首要條件，但我卻在一連串的閱讀後漸漸地無法認同這樣追求幸福的模式。爲了生存下去，爲了使物質生活無所匱乏，進入就業階段的人們，有多少個還能保有從前的單純美好？

就連被視爲最高社會階層的醫師們，似乎也難逃這樣的改變。在”白色巨塔”中，蘇怡華從一個有抱負的善良醫師，毫無自知地，悄然步上了唐主任曾經走過的失敗，即使中途發現，一時間卻也逃脫不出這樣一個悲劇。而”反叛白袍”裡，經由閱讀一個精神科醫師，我又再度看見一個個胸懷大志的醫學生，在成爲住院醫師的過程中，爲了自我利益不斷逼迫自己改變，而成爲一位與原來所期待的「完美我」迥然不同的自己。

在白色巨塔裡，我看到的是階級鬥爭，他們悲哀地忘了享受生命的美好。

在反叛白袍中，我看到了難以拆解，環環相扣的灰色循環。

再者，在余華的書裡，我看到的”活著”，是對生命的一種本能。

彷彿活在夾縫中似的，他們無從選擇。這些都不是出於自願，而是大環境下造成的改變；然而掙脫改變的人，又是如何逃過？這樣的生命，又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？而這些生命，何者才是我所嚮往的？

總是活在”現實與否”夾縫中的我，想尋找答案的慾望顯得急切。

熱愛美術的我，曾經能爲了繪畫廢寢忘食，爲了達到自我要求而忘記鐵製調色盤的重量，導致在放下畫盤後，手掌痛得久久不能向下翻轉；畫起工筆畫，更是將毛筆練到如運鉛筆般得心應手。但依就著現實，第一次升學考試爲了師長口中的”未來”，我放下畫筆，提起鉛筆，踏進了語文績優班，這是我第一次與現實面對面，輸了。而後卻在對文言文和寫作稍有興趣之後，又再度面臨二次選擇，這次我被迫選擇放棄”看不見出路”的中文系，念了第三類組的科系。

一直以來我認爲大學是我求學生涯中接近尾聲的訊號，也很清醒的明白這是我求學歷程中，第一次能夠選擇喜歡的科目，並且融入熱情好念上四年的人生精華時段，當夢想幻滅，止不住的眼淚只有潰堤，淚乾後，也”欲說還休”了。第二次面對現實，我輸得一蹋糊塗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我突然想起綺君的”三更書有夢書當枕”中，夏老師給她回了封信，有一段是這樣的：「人生各在煩惱中過活，但必須極端肯定人生，乃能承受一切幻滅轉變…」。既然在我面前的都是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，若逃避了，不也僅僅是在浪費自己的精采人生。於是我期許自己能闖出一片心靈天空，試想：我該怎麼做，才能讓自己邁向人生最高峰？生命的答案到底是什麼？

「延續」是我曾經得到的生命答案。但我的生命只是爲了物種的傳承嗎？從前的我認爲，這只是答案中的冰山一角卻無心尋找正解，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契機中，我開始了探詢海平面下另外八分之七冰層的旅行。

“生命咖啡館”一書中提出的三個問題讓我徹底的清晰了思路：原來只要每天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每天就會過的很滿足。既然每天過的沒有遺憾，那又何必害怕死亡的到來？我開始尋找自己的生活目標，我想要什麼？我需要什麼？我該怎麼做，我的靈魂才不致空虛？怎麼走，我的道路才不會狹隘？如果想要更好，就必須有所計畫，快樂地計畫每一天，偶爾脫脫序爲自己帶來精采。

我決定挑戰雙贏。

既然系上的課業不重，按部就班去念的話其實是游刃有餘的，我必須讓這些空閒時間變的有意義。用興趣填滿這些空隙吧！於是我開始在課餘時間提起了筆，不能成爲職業的興趣，也是可以長久維持並精進的。我提起畫筆，積極參與社團繪畫活動，使我贏獲副社長一職，美工設計投稿、童書創作比賽作品的製作也正如火如荼的展開，這些投稿可以被視爲兼職，但其實也是最大的成就感與外在認同的來源；網路徵文首先榮獲榜眼讓我對自己的能力更

加躍躍欲試，一篇篇的文章正順著初生的思緒，隨揮灑的筆墨起舞。圖書室、閱覽室、美術館，我的生命浸淫在熱情的溫泉裡，念書、查資料、畫圖在在都填滿了我的生活，不厭其煩地，我享受這不必休假的世界，是的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只是增添了我的娛樂、附和了我的興趣，我再沒有必要利用休假逃避工作，因為我熱愛它。

或許就像飛機滑翔起步時的滑行般，逆著風才得以飛上天際，如果我沒有走到這段岔路，將永遠學不會逆境中成長，不會發現原來還能用這樣的方式挑戰自己。若未曾踏上荆棘路，我肯定會毫無激盪地庸庸碌碌過完一生，如果沒有遇過阻力，或許永遠都不會了解成功的逆流而上後，看見的那片茂密叢林是何等令人驚艷。”生命咖啡館”一書讓我徹底地轉了念，也滿滿的填足了我許多疑問，我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出口和生命意義，我開始學習享受生命。

不間斷地，我繼續在這使我豐獲的閱讀世界裡遊走下去，在屬於思緒的國度裡，我墊著腳走在作者們纖細縝密的思考神經上，認識了更多的故事，更為那些努力活下去不畏障礙及死亡所挫敗的勇敢戰士而動容。

最早先我在”天堂小店”裡遇見冰提，她和家人生長在愛滋村裡，開著小小的棺木店，看著別人的死亡，也面對父母的逝去和可能是愛滋病童的標籤；咬著牙，孩子們學著走出陰霾，她在生命中找到了愛，而後擁抱快樂和知足，不再因為疾病、貧困及他人的鄙夷眼光而黯然；當撇開憂鬱，她學會隨遇而安，並將愛回饋給其他孩子，努力為明天而活。

然後我認識了亞也。就好像杏林子一樣，她是另一位抵抗慢性疾病的偉大代表。無知的死亡對常人而言，本身已是極為可怕的夢魘，”等待死亡”更是叫人處於”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”的殘酷階段裡，更何況當時的亞也才十六歲？醫生推測的”剩餘存活日期”就彷彿替死神下好詔書般，也好似替病人訂定了死期，乍聞這個噩耗，幾乎沒有人能夠不自暴自棄了。但亞也卻用名為”笑容”的勇敢撐起了一切，並相反地給予周遭的人許多鼓勵。亞也不放棄地在找自己”還能做的事”，不放棄一絲能證明自己身為”人”的意義和動作，這段時間裡，上帝並沒有因為同情亞也，而減少從她身上奪走小腦對身體的控制能力，亞也受傷的心和害怕、脆弱及惶恐時留下的淚，也絕對不單單只有一公升那麼少，但她卻拾起碎成千萬片的心再度拼湊，拼湊成一條讓遭受同樣痛苦的人都能步入的勇敢隧道，亞也用她的一生讓我實實在在看見了生命的閃耀光輝。”一公升的眼淚”之所以叫座，並不為了漂亮的女主角，而是亞也努力的活出了生命的堅強韌性。

又或許亞也”面對”自己疾病的態度正是”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”裡莫瑞所說的”穿透”吧。莫瑞說”不執著即穿透”，剛開始我是完全沒有辦法認同的，「一個人在人世，如果沒有辦法擇善固執，那又怎麼樣有進步？」我這樣想著。後來當聖嚴法師圓寂，隨著媒體的訪問帶出那句如洪水般湧向社會大眾的座右銘：「提起 面對 放下」之後，我才倏地發現，這正與”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”中莫瑞所謂的「穿透」正透著相同的顏色，這才懂得莫瑞的深意。

說了這麼這麼多的故事，尋尋覓覓了這樣多的答案，最後，我選擇了信奉侯文詠的「生命，並不一定要找到答案，熱情與想望才讓人有能力去愛、去感受！」，這是他在”我的天才夢”中所提及的，也是我視為最最重要的生活宗旨。或許有很多事都不會順意從願，但實際行動遠比紙上談兵要精采豐富並值得回憶的多了，人生在世就走這麼一遭，何不現下用力的去深刻感受生命？